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乘崖集卷

八至  
十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李世麟

欽定四庫全書

乖崖集卷八

宋 張詠 撰

記

麟州通判廳記

今之通判古之監郡郡政之治佐而成之郡政之戾矯以正之此足以宣天子之風達窮民之志也我國家開疆八荒列郡五百皇德所被人用胥悅皇威所加罔不

震恐故使一傳者鞭制荒外何其壯耶麟州舊壤實曰  
新秦按秦武王轉徙東民以實此土久用滋富因以名  
之漢隸朔方之郡唐為勝州之域匈奴接荒在河一曲  
党項部卒漢民雜居長城基前屈野川其左右帶樓煩  
之境南偏赫連之鄉惟府由茲唇齒相輔開元年中羣  
藩構逆燕公燕公張說致討請城麟州所以安餘種也顯宗  
之末劉崇不賓楊侯作藩移壘斯堡所以護并寇也顯德  
五年移州小堡通判之職殆未嘗設雍熙二年夏六月某始拜

命倅蒞是邦其緝兵綏民禦侮致餉利與守牧相為表裏爰卜安堵以宅厥處取材因舊不奪民力廳事殿閑獨首陽位故廳停也使停息其間又廳聽也欲聽行其教蓋禮之攸屬民之是依得不慎哉於戲君道惟艱艱于審賢臣道惟艱艱于克官民道惟艱艱于能安若是廳也帝王之詔令在焉千里之刑政繫焉苟職君之務如飢嗜食待君之民如子候息則明恕中出刑政用清內杜擅權之吏外絕無告之民謂斯廳也宇覆疆內人

金史卷八十一  
卷八  
用休息若忽君之令寇君之政掠民膏腴為妻子謀則  
志辱于貪事成于濫既厚韞積之責還遂覆舟之咎謂  
是廳也醜甚屠肆其何游焉賢行難著仁心易墮敢鏤  
廳壁取為政規後之君子勿為妄也時皇宗雍熙二年八  
月日記

陝府迴鑾寺記

粵若我佛之教也以大悲憫拔無量苦厄大智慧破一  
切邪見色相未空文字流行滋法雨之惠施清火宅之

烟焰茫茫必芻資精進以成果悠悠克俗識嚮善以蒙  
福存諸中國者正由是與周天王書懸象之變漢天子  
證金人之夢其流濫觴浸以成海吳魏之后咸與伸之  
廣于晉宋盛于齊梁也王城郡縣想像于祇園名山大  
川半同于鷲嶺靈因聖果釋典備存焉迴鑿寺者唐代  
宗反正之所建也天網疎疎賊黨肆虐惟陝之休鑿與  
至於土德斷而復續者黃帝所以告帝休也青天裂而  
再補者尚父所以戡巨難也大明始更帝其念哉大厯

二年詔陝牧節東諸侯歲貢之貨為朕寺之所以表殊績而謝玄宗也寶應元年荐賜名號所以誌聖感而示無窮也緇徒雲趨讚歎希有洎唐祚告衰兇徒作梗巢孽蔡盜揭竿而趨流毒于陝彌歲未殄檀爐靈刹資為風候之具清磬鴻鐘翻成鞞鼓之響殊功盛事一旦委地者哉降及有梁纘大稱帝宗臣異王允釐斯土謂六度可以參五常存善所以增厚德睠彼遺堵遂發誠願我賂既以雲委四衆因而影附民力不匱功用斯集猗



乎大像中尊欲示有為之教三門外阨因嚴象帝之居  
高閣層樓若峰之峙長廊正殿如翼相附宴堂食廬因  
不兼備天佑四年夏四月門吏告成王命我先師審志  
大德主焉師姓郭氏當郡沙子人也幼趨精舍因成習  
性之漸長悟塵累卓有擺落之志謂心可傳禮長智于  
成鎬歎聖將遠參文殊于五臺戒珠不缺慧炬增照既  
兆真寂之應終動王侯之請登堂之後歎言善哉靜節  
可以勵俗有作所以成住室與罄懸行亦冰立顧榛蕪

如寇仇隨意剗落為坎陷非心地與之平坦日堦月衢  
以至休哉言念烝人迷遠真覺故和其容以附衆正其  
詞而行化惟和與正其漸民之級與于是登師者頑必  
易慮誕必守節瞽用開視愚或成哲豈徒超玄邁空獨  
利學者亦使仁義忠孝因由是生今主院某志本孟浪  
心隨昭通事師如父禮師如佛三十年內一物不遺實  
僧國之能賢而玄門之宗主也某器其克肖覩此盛因  
畧助援毫用存實錄金壇示法愧引喻于無窮石柱疏

詞冀存功於不朽昔皇宋開寶七年月日記

益州重修公署記

并梁周翰像

按圖經秦惠王遣張儀陳軫伐蜀滅開明氏爰卜築是城方廣七里從周制也分築南北二少城以處商賈少城之跡今並堙沒命郡曰蜀郡自秦至漢民戶益繁改郡曰益州由漢至唐順逆增損出諸史論此不復言隋文帝封次子秀為蜀王因附張儀舊城增築西南二隅通廣十里今之官署即蜀王秀所築之城中北也唐玄

宗幸蜀昇為成都府唐末政弛諸蠻內寇高駢建節即時驅除以為居人圍閉多縈腫疾始築羅城方廣三十

六里

清遠江元在州前因築羅城開移今所

顧城之大小足以知四民之

治否朱梁移唐鼎遠人得以肆志王建孟知祥迭稱偽號乾德初王師弔伐申命參知政事呂餘慶知軍府事取偽冊勳府為治所淳化甲午歲土賊李順據有州城偏師一興尋亦殄滅是年降府為州危樓壞屋比比相望臺殿餘基屹然並峙官曹不次非所便宜至道丁酉歲某始

議改作計工上請帝命是俞仍委使乎以董于役其計材也先二年討賊之始林箐陰深多隱亾命詔許其翦伐以廓康莊得竹凡二十萬木椽二萬條賊亂之餘人多違禁帝恩寬貸捨死而徒又以徒役之人陶土為瓦較日減工人不告倦得瓦四十萬新故相兼無所缺乏毀逾制將顛之屋即棟梁桁櫨之衆不復外求平屹然臺殿之址即磚礎百萬之數一以充足其計役也得繫岸水運二千人更為三番分受其事夏即早入晚歸當

午乃息冬即辰後起工始申而罷所以養人力而護寒  
燠也自夏徂冬十月畢工無游手無逃丁所謂不勞而  
成者矣其計匠也先舉民籍得千餘人軍籍三百人分  
為四番約旬有代指期自至不復追呼由臺殿之土資  
巧墁之用與夫塹地勞人省工殆半其東因孟氏之文  
明廳為設廳廊有樓廳後起堂中門立戟通于大門其  
中因王氏西樓為後樓樓前有堂堂有掖室室前迴廊  
廊南煥廳屏有黃氏名畫雙鶴花竹恠石在焉衆名曰

雙鶴廳廳次南涼廳壁有黃氏畫湖灘山水雙鷺在焉

其畫二壁洎鶴屏皆于壞屋移置

因名曰畫廳涼暖二廳便寒暑也二

廳之東官廚四十間廚北越通廊廊北為道院一廳一堂廚與道院本非正位蓋樽減古廊二礎之外盈地所安也涼廳西有都廳在使院六十間之中所以便議公也院北有節堂堂北有正堂與後樓前堂為次西位也節堂西通兵甲庫所以示隱故也涼都二廳南列四署同僚以居前門通衢後門通廳所以便行事也公庫直

室客位食廳之所馬廐酒庫園果踈流之次四面稱宜  
無不周盡踈篁竒樹香草名花所在有之不可殫記東  
挾戍兵二營南有貨庫大庫庫非新建附近故書改朝  
西門為衙西門去三門為一門平僭偽之跡合州郡之  
制允為得中矣不損一錢不擾一民得屋大小七百四  
十間二營不在數有以利事矣若俟木朽而後計役耗官損  
民何啻累百萬計州郡興修無足計錄且欲旌其削偽  
為正無惑遠民使子子孫孫不復識逾僭之度恭以給



事聖門上賢當朝碩德言立稽事瑤合化元不虛美不  
隱惡文成筆端動即不朽欲憑實錄以光遠方其興修  
事跡已述在前給事中判昭文館事安定梁周翰係曰  
夫九州之險聚于庸蜀為天下甲也五方之俗擅于繁  
侈西南為域中之冠也多獷鷲而奸豪生因龐雜而禮  
義蠹故朝廷精求良牧憂在遠人每難其材頗精厥慮  
亦時有違拂上意侵爍下民理絲而數棼澄水而屢撓  
公屬賊鋒肆虐之餘主將驕兵之後收其污染滌惠澤

以天波拯其傷夷示大造于聖詔萬方有其生意比屋  
返其營魂伊公之推心合主上素志顧公府之故治皆  
偽政之遺基乃削大壯之宏規俾循列郡之常式不勞  
弊于民力不糜散于國財歲未云周民觀驟改凡視事  
之所泊燕勞之堂寮吏之所休游賞之所適竹樹花卉  
所至咸宜周翰柴愚有素顏鑄寧希自罷禁林出判上  
館漸迫老傳之齒復多負薪之憂滯思本微小才疑盡  
遠承延矚久未稱懷蓋明公語營繕之源叙致周密垂

勸戒之旨通協神聽止以寵示之文便為昭代之式輒  
書後係聊贊元功時學士侍郎授代歸朝之年撰行之  
日周翰謹述于碑之陰云景德三年記

昇州重修轉運司公署記

聖人造天下必區土以居民畫疆以為國小大之政授  
之賢才俾風教下暢民情上達上下交得則治道具矣  
有唐列天下十道國家因唐舊制道置轉運使主焉豈  
徒提行臺漕運之職亦以代古諸侯分制之權期部執

事不得擅為異法也自韋南康驕悍之餘孟先主僭悖  
之後共安其過闕以聞或高才沈于下僚治聲被于四  
遠鄉黨之存悌岩谷之貞純悉係明揚用稱中旨加之  
辨惑煥然易從如此則上無曠官下無寃人馴良適意  
兇邪喪朋欲民不謳歌于路時不頌雍熙者未之有也  
至于移多補少利于均輸漕輦漸積上實天府茲為心  
計較然易知嗚呼若道得人雖四海之大萬里之遠聖  
君御覽如在目前所謂今之轉運兼國家分制行臺之

權亦公卿試吏之地烏獨曰三司子司乎就裁朝廷數十州事以尊主庇民為己任者轉運也豈不曰公卿試吏乎江南轉運使開寶甲戌歲取偽司會府為之大中祥符己酉春民火因風立焚千室老屋承勢化為煨燼某既慚且懼亟思繕全復嘉二公臨事稱職不敢以撓為憚不敢以勞為詞戶借一工工輸十日末春經始首冬畢工所喜者民不知倦官不至費公宅成焉顧庭除之廣袤棟宇之多少有次有列來者咸覩他日朽去記

將何益今所記者欲後之君子慎惜名器修舉職業使  
非道不萌生而平民受賜足以擅試才之譽副臨軒之  
囑不其偉與夫循默養名習以成風若今之所營實毆  
以合道輕浮潛厚凶忤寢仁循吏所能克皆踐苟  
採訪之吏亟以狀聞而疇庸之恩遄當下需參三事之  
庶政翊大君之鴻猷休泰之辰恢闡益盛乃中外之同  
詞也誠以命令稟于天子其昭著能事厥惟善良苟郡  
縣不德奸豪任情蠹弊因仍刑罰不正民有不得其平

者征斂違度巡護不謹毒有流于下者咸得致詰裁正  
與夫大者不同日而議也時皇宋大中祥符二年十二  
月二十二日記

春日宴李氏林亭記

人生無賢愚孰不欲快身于顯貴休思於榮賞二者天  
下之通美小不適意則傳者黜其非道矣李公之林亭  
適宜矣公之門勲耀于世孝友光于家得崇軒疏館池  
亭以發真榮耶天衢九通我宇其中背室迎陽亭林鑠

芳故賢者謂其外作官勞內適情性不肖者謂其外張  
威氣內養荒伏若李公之賢矣朝倫之傑時樂其游文  
墨之雄日願其交季春元日宴于羣士陽光入林宣露  
和氣酒酣樂備羣公賦詩九合生倡言于坐曰且大梁  
天帝之都畝地千鎡一廬十金安然闢黃庭侔芳致豈  
不尊性而貴竒歟人生世中百勞萬窮安然臻榮賞豈  
不德至而貴顯歟身服世榮或蕩而輕安然與賢者游  
豈不志大而識遠歟更若尅萬峯畦百藥豈不安仁而



履義歟松篁嘯風怪石嵌虎豈不體節貞歟又焉嬰花  
迸紅乳草織綠而已竹木誕放金谷淫侈亦奚足儔也  
堅此志節全此令儀何嗣業之不顯何編簡之不禁野  
夫非佞直叙芳猷凡諸同筵列名于右

序

送趙况進士謁李員外序

世祿之子負竒節異才者尤令人多之天水趙况故右  
丞之幼子也當食齒未堅而孤既冠而貧苟非正氣內

融真道外人有不為驕蕩所溺而羈惇所困者耶前日  
予來洛中豪貴哲士往往頌其能試與之語廓然見丈  
夫之氣觀其草詞索意語韻暢達搜剔冥遠尤能辨舜  
禹商周所由之道楊孟韓柳駁正之旨其庶矣真可多  
也哉亦謂士之貯道德盤盤然若大塊啣風崇丘芑雲  
曷莫施之乎今年秋果為洛侯以賢名貢之來京師詔  
已罷舉嘻貴人子義且自負苟未能通仕于國君焉有  
蹂汙腸肺曲媚以厚己耶雖梁頴二賢器爾亦甚彼何

力緩爾屑屑乎餓童羸馬將嫁于齊寒氣酸骨寒風慘  
肌蕭條千里此行謂何且大丈夫旅于天地道塞不足  
易其慮何少勞暫別驚心乎駕車之晨賢俊三十輩歡  
餞于原昌黎韓丕謨詩以將之九河張某序行以多之  
已而曰齊邑李大夫天下之賢今從之游他年再會帝  
鄉揣爾用心之道進如何也

送田錫韓丕之任序

皇宋嗣天子仁明而多文功發正治為太平先是用頓

天網羅英豪以中夏荒徼弗敢隱其賢歲貢于闕下者五千輩號秀異者五百人皇帝顧喜策問金殿有以革前法之弊樂得賢之衆既得之亟用之當陞釋褐初命監州曠古哲王審賢進用之蹟莫若斯之盛也萬衆騷唱流震天下九河生聞而夥歎疾至輦轂性愚既忸無與人事故不果知階青雲者若之賢乎韓田二生預熟其操觀其言非仁義不出行非仁義不履文采純正爭走造化嘻可畏也仰天頓首多賀明天子得賢之實

有若是哉是行也衡宣千里之邦可以揚大帝之風達  
君子之志編民有教十室有者艾俟其化行而希顏者  
來上都予即磨其風度如何爾僕馬在御江山匪遙亭  
柳弄黃離酒泛綠盡醉即去勿作兒女子之訣也

贈邱生別序

英賢生于世豈徒爾哉必與神龍岳雲曹走天下方今  
時運和會天子仁聖動植之類咸迎其休况于人乎况  
于賢乎邱生之賢世亦罕得執行之純專文之真閱邪

偽如舍恥極孔孟之遺風問其年則冠而有加責其名  
則炫駭京國何金馬之未試怵栖栖于旅途炎光熾空  
淮海千里牽喻不留訣我東去維雲龍之氣有時而神  
若王孫羈孤寧不歎惋衆君子悵餞隋岸聲詩贈行下  
交淺蕪聊為序引賡奏孤舟一章以抒懇勤詩曰汴水  
湯湯維舟中央其去也茫茫其來也茫茫與其濟兮焉  
知古之人不同舟而樂康

許昌詩集序

文章之興惟深于詩者古所難哉以其不公行事之跡酌行事之得失疏通物理宣導下情直而婉微而顯一聯一句感悟人心使仁者勸而不仁者懼彰是救過抑又何多可謂擅造化之心目發典籍之英華者也洎詩人失正採詩官廢淫詞嫚唱半成謔談後世作者雖欲立言存教直以業成無用故留意者鮮有如山僧逸民終老耽玩搜難抉竒時得佳句斯乃正始之音翻為處士之一藝爾又若才卑不能起語思拙困于物象興詠

違于事情諷頌生于喜怒以此較之果無用也其中淺劣之尤者體盜人意用為己功銜氣揚聲毫無愧恥嗚呼風雅道喪若是之甚與許昌薛侯詩人之雄乎觀夫所尚率以治世為本隨事刺美直在其中放言既竒意在言外謂才俊之偉也蹂躪時事聚為國風謂風流之至也貴農賤賈資為心術苟引而伸之豈不能黜邪歸正去煩從簡致君道有緒而民業用休唐德下衰薛侯其已矣世議自伐寡于謙稱故不云主道之過乎往往



逸韻流入鄭聲如吳姬并洛歌人等詞盛傳人間未易  
刪去知言之愛掩覆無由犧尊之缺白圭之玷也斯言  
之失君子之薄也操履之跡可不慎與薛詩千餘篇少  
得全本咸平癸卯年余移自成鎬再歷三川歲稔民和  
公中事簡時會同列引滿酬詩因議近代作者各出薛  
集僅得十本五言七言二韻至一百韻凡得四百七十  
篇爰命通理太常博士王好古太子中允乞伏矩節度  
推官韋宿從常參校依舊本例編為十卷授鬻書者雕

印行世字未盡精篇亦頗畧與夫世傳說本深有可觀  
是年乙巳秋八月樞密學士尚書刑部侍郎知益州兼  
兵馬鈐轄張某序

送進士張及赴舉序

益都去帝鄉四千里平昔俊英急于進取况更賊亂之  
後例闕資生之計鄉老之荐聲響久絕今年秋華陽邑  
大夫以貢進士為請試官誦其文閭里稱其行又嘉其  
跡忘遐濶心戀明聖有以彰遠人既又吾君德澤流被

于無窮也近世取鹿鳴之什以饗貢士斯筵之啟殆若是乎舉送官老不勝酒亦醉且喜因歌詩以將之衆君子詞學爭鳴請為賡歌之

碑銘

大宋贈左監門衛將軍上官公神道碑銘

通天地之道謂之聖通人物之道謂之賢聖賢不偶于時者有之矣未有不知道而能聲名光大者也公聖門之賢者高陽氏之裔楚大夫子蘭之後世有明德家傳

懿行祖某父某值唐末亂離隱德不仕公志度宏遠履  
行修謹長于干戈之時不廢俎豆之業始學禮知三代  
損益藝精鄉人諭之請仕公曰唐德下衰諸侯擅命土  
宇分裂命臣無幾况春官氏失職仕進不由權倖者鮮  
矣若由道以行已雖執鞭之士吾無與辭苟枉道以事  
人雖贏金列駟吾恥有也兵戰無日民力不堪大梁四通  
供餉無倍一日諸父曰爾不應鄉試當休吾家乎遂從  
三司省召為主藏吏居積歲以清謹聞選寧州糧料使

又轉鄜州糧料使備軍期也乾德初前軍尅蜀又選為  
洋州糧料使荆土久入蜀川既平轉江萬艘委積無筭  
承命于荆以董財計當時處此職者以侵民聚財為已  
任以買權徼勢為能事奢靡擬于公室氣焰侔于貴胄  
公獨脩然如古貞士嗚呼安卑以樂志捨利以趨義豈  
不謂聖門之賢乎開寶七年公年六十三遘疾于荆之  
傳舍臨終謂長子正曰吾學與仕越四十年志無所適  
此亦命也爾讀春秋知褒貶之旨更版攝得為政之要

當明以遇物則終身不匱當篤志以臨事則所向皆得  
顛沛造次無忘于仁能成吾志死且不朽長子泣血奉  
訓扶柩以歸服除由攝資授殿前承旨以材能累遷西  
京作坊副使充劍門關使淳化甲午歲盜起兩川蜀城  
俱潰衆號百萬直趨劍門加以敗卒亾官先日而至人  
心恐悚投死無地乃誡曰有議北歸者梟首有不用命  
支解人皆帖息不敢仰視獨提兵出關連戰連却賊氣  
于是沮矣我關於是固矣以竒功超授六宅使劍州刺

史明年天子以主將遷延餘寇未殄遂授峯州團練使  
西川招安使以代焉既擒且誘示信推仁七旬賊平多  
見全活次年秋巡檢不仁官軍生釁嘯聚凶命圖為亂  
階三日而四郡不守五日而兩川震恐決于次晨長驅  
入益自戒師旅逆戰方并戰酣兵却衆皆失色于是下  
馬揮劍有死無二鼓怒增氣戰功遂成賊有逃及者命  
一介之使擒于蠻中人有未諭者飛剋賊之檄遍于川  
陝人人頓安如脫虎口既屠其賊又安其民所謂仁勇

無致者也尋授南作坊使賞軍功也議者謂劍門之守  
堅守也方井之戰死戰也非此重貽吾君之憂乎重懼  
川民之患乎寵厚譽遠誠有謂也明年替歸授東上閣  
門使其戰守之奇蓋謂誠明篤志動不忘仁成先訓也  
其功業之著蓋立身行道光揚令名成先志也傳不云  
不在于身而在于子孫乎上官氏之謂矣淳化郊祀慶恩  
公子長子官贈率府副率至道中再贈率府率今上即  
位加贈左監門衛將軍娶袁氏今長安郡太君惠淑慈



愛有賢母之稱生男五人女二人長男正前所謂有軍  
功者第五男某見任右班殿直仁而有斷衆服其能三  
男早卒長女適三班奉職張奭次女未笄而卒咸平二  
年八月四日葬于開封府封邱縣舊鄉某原禮也詠與  
公長子同方井之憂因而歎狎熟知善行是用直書乃  
為銘曰

猗與哲人懷明抱真志高位下德不及民平生之意傳  
于嗣子遂崇戰功成公之美因加榮封綽然華宗所謂

生不易操死而志通者也嗚呼休哉

乖崖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乖崖集卷九

宋 張詠 撰

表

通判相州求養親表

臣某言臣聞以祿奉親孝子之常道也從人之欲聖主  
之廣愛也臣中謝竊念生居側陋長值太平遇陛下好  
文故臣一上取進士之第遇陛下求治故臣再任為登

朝之官揣分撫窮磨頑礪朽使臣冒白刃履重艱不足以謝陛下待臣之賜也况河相大鎮王師連疆委重以親民之職而猶復拳拳誓志欲求改官者蓋遇陛下孝治之時臣有遺親之咎也重念臣十年聚學悉是離鄉兩任遠官皆非近養近因受命曾到舊廬雙親扶羸顧臣以泣臣非死木得不傷心臣亦引諭國恩用相慰勉終且戀其本土不肯隨臣之官朝夕繫思方寸已亂臣又聞不可再得者父母幸而獲遇者聖主若不剖心見

辭違制以請則上辜陛下廣均物之恩下使微臣負終身之戚臣之家屬近隸濮州竊聞州城例有酒稅望迴天眷察臣愚衷則臣乞納升朝兩官授監濮州一務臣非矯激欲明危迫之志也若此則內有承顏之歡外諧陳力之列非惟臣身獨荷榮遇亦使四海之內百世之間孝子良臣聞風增慶其如畢身命報鴻私生民常心豈合陳露干犯天慈臣無任戰汗激切望恩之至奉表陳乞以聞

荆湖轉運蒙恩獎諭謝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七日密院遞到勅書一道蒙恩特賜  
獎諭者皇文昭爛睿眷重深拜恩而力若不勝揣分而  
心無所措中謝臣聞量才受官明君之善教盡力事主

臣下之常心苟規矩之不踰則上下之交慶臣之所佩  
謂之至言恭惟徽號皇帝陛下應運承乾體天行道謂  
文為理時之本故親策賢良謂公為御下之規故明懸  
教令信無幽而不燭在有物以咸蘇昭昭然穆穆然誠

千載之一會也竊念臣賤同草芥器甚斗筲徒因總髮之年便學為臣之業以至出隨鄉薦恭逢聖時當召試金階賜科名于異等洎論官天府委漕運之要司恩遇有加驚愧無盡是以身為外事公作中謀既不敢曠職徇情惟求自適亦不使容奸黨惡以博虛名方虞積毀以銷金豈意飛聲而悟主爰迴聖獎俯降天書非徒一介之臣傳榮不朽用使九流之士礪志無窮此蓋皇帝陛下鑒洞古今義形普率欲貪邪之易慮故廉慎以為

文臣復何功可以當此惶駭之至莫知所裁得不益勵  
至誠恭遵大教雖削繁理劇未通使物之宜而竭節進  
忠更切報君之願 云云

奏鄭元祐事蒙恩獎諭表

臣某言今月十七日密院遞到勅書一道蒙特賜獎諭  
者恩自天來榮加望外拜伏之次惶駭失圖 中謝 臣聞  
君道明則臣誠著上好禮則下興讓此有國之大章治  
朝之餘裕也如臣操植無一可堪徒自出身遭逢聖主



過有采聽擢充轉輸臣雖愚蒙亮切感憤是以不捨晝  
夜惟思公忠以便民尊主為常規以除邪剪弊為己任  
遂致貪官詬怒豪吏震恐謗聲塞于道路毀狀聞于冕  
旒恭惟神斷處在不疑使臣勤劬得盡委任所謂陛下  
至明而臣誠稍著也近者制置使紀臣職事上達宸聰  
感天眷以軫憐加璽書之慰勞臣雖不稱伏用增慙且  
制置使與臣生平未嘗識面畧聞履蒞便與荐論絕古  
人忌黨之私見義士徇公之節此真所謂陛下好禮臣

庶興讓也明矣大恩莫報至聖難名但切戰兢以卜終

始

云云

讓起復表

臣某言今月三日閣門勾喚蒙恩特授臣起復依前守尚書虞部郎中充樞密院直學士散官勲賜如故者臣聞父子之情其喪也有終身之戚君臣之義其深也有起復之文如臣顓蒙方負罪釁忽被殊寵實難為心臣誠感誠咽頓首頓首竊念臣河朔單門天下孤跡值文

皇之肇運偶儒學以謀身始中懸科既不由于勢援洎  
充近侍皆出自于天恩未能公道以摅誠豈意私門之  
降禍故當屏絕以履哀摧伏蒙皇帝陛下過聽微臣稍  
于勤盡起復苦次令就朝行雖出綽是榮頗耀士人之  
目而舊巢興感若為禽鳥之情欲望特輟明恩許全私  
服衣麻啜菽期少報于劬勞移孝資忠庶無違于風教  
干冒天慈臣無任祈天瀝懇哀摧哽咽之至謹奉表陳  
讓以聞臣誠哀誠切頓首頓首謹言

謝起復表

臣某言今月五日准中書劄子伏蒙聖慈以臣所讓恩令不行一依指揮給假候回日朝謝者皇私日麗睿渥春迴退惟賤微再切驚懼臣誠慶誠幸頓首頓首竊念臣處世無才逢時有幸既將身以許國無得祿以榮親所恨者先臣卧疾之初闕于嘗藥所苦者丹旄出門之日不得攀棺遂瀝懇以祈天冀投誠于終喪伏蒙法天崇道皇帝陛下憐其近性示以奪情殊常降于恩輝

自遠許從于假告靈前一慟庸知有后之人此外何求  
但覓報君之路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  
稱謝以聞臣某誠禁誠感頓首頓首謹言

賀西川賊平表

臣某言今得鈐轄進奏院告報寄班供奉官安守忠到  
闕奏十月三日富順監與賊相見一合殺下軍賊斫到  
王均首級掩殺招降到賊人草補人員共六千餘人其  
賊並以前剪除淨盡者臣當時集軍州官吏僧道百姓曉諭

訖小醜亂常偏師致討尋聞就戮大快羣情中謝竊以  
太祖開基廣之以教導太宗臨極益之以慈仁萬方浹  
洽于皇恩百姓不知于日用恭以皇帝陛下道光先志  
化被無垠含氣遂生如逢于煦日行歌載路共贊于昌  
時而獨王均愚不畏天飽思吠主扇搖兇黨騷動邊城  
皇帝陛下猶示招綏冀其悔悟迷而不復有煩問罪之  
師困極思逃方信滅身之禍雖將臣之宣力由英主之  
授謀四海一心同慶于此臣叨塵班院獲守藩方誠無

執銳之勤實愜除奸之願 云云

杭州蒙恩獎諭謝表

臣某言今月十五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為本州百姓滕超等舉留臣蒙恩特賜獎諭者臣叨任藩宣曾無政績忽因民欲俯降天書光寵異常惶駭失據 中謝 臣

聞舜稱善人即不仁者遠漢求良吏即守道者前所以極理體之大中致生民于康樂也恭惟徽號皇帝陛下遵漢之道行舜之心興一事未嘗不恭儉為先命一官

未嘗不惠愛為寄故得朝風寬簡世態淳和史官但記其時雍野老不知於帝力臣叨塵有位獲預頒條雖志在推忠莫著分憂之効而心期濟衆未知為治之方徒以浙右近年民間小歉既蒙明勅與蠲之賦租復降異恩又賑之口粟此皆皇猷所被民事重蘇靜言所因于臣何有顧惟下俚不識大端譽臣之長掩君之惠敢于雙闕留舉微臣蓋遇皇帝陛下道在包荒恩從獎善既不罪民之僭冒亦不究臣之曠遺便枉璽書曲形慰勞



人百皆喜臣獨未遑且以江外諸州杭為巨鎮臣之到任已踰二年未能使民絕忿爭未能使吏知廉恥蒿萊之有所不盡闢獄訟之有所未盡空自謂孤奉舜稱略無善行謬榮漢選不見良能是以臣受寵載驚覩顏增愧也得不更思體國益用竭誠求古人化俗之方副明主愛民之旨望禪萬一少報生成

謝恤刑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賜臣恤刑詔書一道臣已當時行下

訖時屬長羸恩推欽恤渙若好生之德彰乎慎罰之文  
遠近之心歡忭失次

中謝

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也作是

五刑明茲三訊所以重生民之命而為大化之防恭惟  
徽號皇帝陛下儉以率衆仁以愛人治定功成刑清事

簡猶慮煩陽之候不無輕繫之人首發德音俾觸網者  
有自新之路復頒明詔欲分條者絕舞法之心式是大  
和同登于道至若有虞之畫象大禹之泣辜用此憂勤  
曾未差忒臣本疎材寡術謬掌郡符不能宣導于化風

未得空虛于囹圄僇懷恩顧伏用兢慚是以益勵至誠  
恭遵大訓雖知聽審難臻明恕之方一覲寬平少副哀  
矜之旨 云云

賀聖駕幸澶州還京表

臣某言今月七日入內侍高班王某至伏審鑾輅已于  
十九日却還京闕者中外士人朝昏繫望纔聞返駕共  
慶丹誠 中謝竊以四海久安三農始隙忽意北邊之俗  
輒萌犯順之機恭惟皇帝陛下忘黃屋之尊務息民之

道聊舉省方之典因陳問罪之師果致強敵草心使人  
請命屬大道含容之德不責小瑕而著明臨照之恩許  
其通好允得弭兵之畧無光柔遠之風華夏之情懼忤  
之至

謝除吏部侍郎表

臣某言今日日樞密院遞到官誥一通勅牒一道蒙恩  
特授臣中大夫吏部侍郎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  
戶上柱國仍放朝謝者臣聞周寵名侯始行加地之賞

漢崇良吏方推增秩之恩不啻安及于匪人有以騰輝  
于當世豈以天官少宰上柱殊勲中大夫漢之清資食  
實封唐之極賞一日併授在臣何堪儻稽責實之文深  
躋陟明之典崇多益懼處不知寧中謝竊以臣才不兼  
人愚惟守己每念流年易失好禮難成故急急以行心  
亦拳拳于勵節爰自出專外計入直中樞歷司臺省之  
權兼攝諸侯之政謂奸回不斥無以增聖主之明謂兇  
惡不除無以解黎元之患臣行此志殆十五年豈不有

惡上之民曲飛謗議豈不有怙權之黨妄指瑕疵絕無  
一日之尤以汙三章之法者蓋由先帝知臣于疇昔陞  
下明臣于當今獨慶逢時過于往哲臣之感憤豈易為  
言一昨移自雍郊委臨蜀土單騎往發冒暑而來冀伸  
馭遠之勞少達報君之志是以宣揚聖化下慰疲羸啟  
道皇威傍加兇醜人以知勸歲仍小康惟將不辱命為  
榮亦以免厚譴為幸豈期睿睠超與臣官渙汗已行辭  
拒無所伏遇徽號皇帝陛下明同皎日愛若陽春行周

文之小心惟公之恤有漢高之大度衆善皆臻歲久而  
天地同和道在而人神交感然後九儀述職五輅鳴鑾  
謁清廟以祀親登泰壇而享帝大賚之慶已洽萬方議  
者謂陛下展禮上玄讓功也推恩百辟勸善也廣金帛  
之賜戍卒忘勞加封贈之官人子盡存寬有罪叙有過  
蠲逋租召凶命仁之至也舉賢良廣諫諍旌貞退惠力  
田義之和也浩乎真風邈不可紀臣愚望陛下日慎一  
日雖休勿休光揚二聖之風越在三王之上含生之衆

百世同歡重念臣無昔賢良吏之稱獲當代出倫之寵  
草芥自比雨露所滋益堅犬馬之誠望答生成之賜

云云

益州謝降詔書獎諭表

臣某言今得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轉運使黃觀奏本  
州將吏僧道百姓等舉留臣事蒙恩特賜獎諭者民情  
上達天澤下臨責實循名未著分憂之効僥榮冒寵難  
逃飾詐之譏循省所因喜愧交至

中謝

伏以蜀土奧區

素稱重地國家慎委本為難材况列卿帶職之資屬為



郡總戎之美衆臣之內少此兼禁竊念臣河曲微生傳  
門末造憑詩書為捷徑取忠義為先聲果逢求治之朝  
驟有絕倫之遇入登臺省幸聯心膂之臣出守山河全  
控咽喉之地故合竭誠報國百計安民遠仗皇威奸惡  
少聞于屏息傍宣聖化疲羸近似于昭蘇此蓋徽號皇  
帝陛下知臣向公任臣不貳縱有關政不能移天覆之  
私縱有謗書不能惑聖明之慮是致孤臣有賴遠俗無  
虞竊惟經亂之人易得在心之惑謂臣滿歲必差替官

輒萌犯上之機因用留臣之奏曲蒙慈旨不責狂言降  
天上之徽音作劍南之佳氣庸知異獎推為勸善之恩  
却揣無功積有臨深之懼得不更思盡瘁恭守成規庶  
求鎮靜之方少輔龐鴻之德

云云

益州謝傳旨獎諭表

臣某言六月二十五日巡撫屯田員外郎謝濤等奉傳  
聖旨獎諭臣知卿為治極好得卿在彼朕無西顧之憂  
庶事更切用心者邊臣之職正恐未周金口所稱已傳

不朽何此中材之質得勝絕世之榮直恐捐軀無以報

德中謝竊念臣出身至賤遇主非常強仕將期方離岩

谷兩鬢始白纔作丞郎况兼直密之資允在得言之地  
恨不能長纓請試北係單于雙闕頌功東封岱岳此國  
家之所不欲而卿大夫之所未裕也一昨西蜀居人頻  
經擾攘九重選吏頗屬精勤臣當奉命之初實慙寸心  
之願所喜者勝殘馭遠得施報恩之勞所幸者去易就  
難少逭偷安之謗臣是以推誠官列示信戎行布均一

于吏民亦戒勵于兇惡併逢稔歲偶免敗官此蓋皇帝  
陛下德澤四充聲名允塞蠻夷向化邊方無警柝之虞  
士庶歡心守土慶下帷之治猶復居安興念用照而明  
傍遣使車撫安遠俗特傳天語下慰孤臣謂臣分西顧  
之憂深知不稱使臣有過情之譽以至無言但銘勸善  
之恩庶保有終之節 云云

昇州到任謝表

臣某言伏奉六月二十七日勅差臣知昇州軍州兼提

舉江南東路兵馬巡檢捉賊公事已于八月二十二日  
到州署事訖恭以道有所存物無不遂臣縈宿疹分合  
退身皇情重惜其辭榮大鎮許從于卧理感深出涕恩  
極難言中謝臣聞昔者聖君之御人也博愛溥施包荒  
濟美九有仰大中之化羣倫無不答之情伏惟皇帝陛  
下恭己臨朝推誠接下英斷比于太祖寬仁類于太宗  
謂選能為共治之資則躬行採錄謂節用為恤民之本  
則慎乃盤游加不忘功無之念舊有若陳緯苦戰田錫

直言越次褒延驚駭視聽梁周翰前朝名輩邢昺望苑  
元勳俱及耄年不許去位非常禮遇優與俸錢四海之  
人聚首而議以為陛下之德有以繼堯齊舜輝祖映宗  
若周文之競持未足多也書美昌言禮貴養老未為竒  
也雖聖政無涯不可妄紀而生民受賜抑又何名竊念  
臣本族無稱學文自任爰從中第洎至登朝徒切勵精  
少防于責實絕無朋比曲借于餘光凡四轉官便參樞  
要復三數歲已忝丞郎信明時驟進之身過往哲九遷

之遇退量淺劣不稱明揚止在捐軀聊以報國重念臣  
少因酒過晚覺病多仰天眷以撫安煩國醫之診護其  
如氣候漸劣根本難瘳既乖侍從之儀實玷衣冠之列  
豈敢便謀致政堅請分司重閣輒拜于封章小郡覲全  
于頤養不謂睿慈惻愍允澤霑濡作藩更委于兵權赴  
任仍無乎水路而復中官賜藥內府支金謂九轉之靈  
丹可延性命謂三錢之秘寶足了生涯天意所鍾愚臣  
備識必將垂世流為美談知微臣遇主之榮比肩舊老

而廣陛下愛人之旨接武前王臣雖侍上之少勞陛下待臣之已甚而况江山秀絕民物駢繁獄訟簡清事務整集上仗神砂之力下因寮吏之勤望保殘年再覩雙闕此愚臣之願陛下之思也既感陛下憂臣之身臣敢不憂陛下之事一欲宣導風化惠綏黎元兼令兗忭之人漸識淳和之理憑茲懇款上答恩休

云云

乖崖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乖崖集卷十

宋 張詠 撰

表

賀東封禮畢表

臣某言今月六日樞密院遞到勅書一道十月二十六日皇帝封禪禮畢大赦天下者臣當時集軍州官吏僧道百姓曉諭訖伏以真聖有作萬方樂推非升中無以

告不世之功非太平無以行希代之事盛禮云畢鴻休  
允敷極于無垠不任大慶中謝臣聞安大衆定大業者  
至德動天地感鬼神者至誠至誠昭晰以發中玄化浸  
淫而應外然後五兵消偃九有澄清迨於升聞克洽穹  
昊若夫守治定之禮修報本之儀常祀之餘盛典多默  
自前世稱頌者七十二君漢纔依稀唐亦梗槩以至躋  
生民于壽域納仁義于中途踵無懷淳朴之風述虞舜  
東巡之美系我聖宋成乎嗣君恭惟皇帝陛下大道之

尊中天而立咨唐堯之宇覆法姬周之砥平密勿萬機  
臣度巡遵于繩準精明一德黎元但覺其昭蘇加以天  
資孝慈則人歸恭順力行節儉則物有羨饒和氣四充  
百穀屢稔遠人不召而自至禎祥過抑而益彰有以光  
揚祖宗輝映今古善頌之口何得而名于是遐方觀國  
之賓奔馳道路東魯系來之老萃集闕庭泊于黔首緇  
黃三事庶尹累陳昌平之績請行封禪之禮皆曰陛下  
德至于天故有祥符降空羣鶴引駕德至于地故有嘉

禾連理芝草分莖昭示衆靈無以殫記陛下果不可固  
讓人情果不可固違者上答神庥下祈民福也是用降  
時巡之詔著柴望之儀馳道不除帷宮不飭菲薄之至  
也無勞居民無天生物仁愛之深也皇皇翠華駸駸羽  
衛方冬之麗日增燠千里之纖埃不飛既祇肅以登封  
復懇惻以降禪奠茅成禮雖資北里之禾檢玉報功實  
有上玄之命是謂禱祈之善恭讓于天曠蕩之恩宏被  
于下無一事不更于照臨無一物不遂于霑濡熙穆淳

風輝煥清世追蹤五后式觀紀號之文邁德宗周更遠  
卜年之數臣職叨近列任忝名藩逢大中開泰之期見  
往代未行之事病知分薄難伸扈蹕之心老覺才微莫  
逮歌虞之意云云

謝賜御製御書封禪銘贊記副本表

臣某言進奏院遞到編錄封禪記丁謂等起請御製御  
書泰山銘贊記抄錄副本一卷賜臣者聖作深玄人所  
難覩外臣有賜恩出非常中謝臣聞渡汾流詠止歎于

當年過沛興歌庸思于共守豈若天祚明德功格上玄  
既東巡以告成復勒銘以見意煥乎盛業垂被無窮誠  
明代之嘉猷而真聖之能事也恭以皇帝陛下生知要  
道天縱多能體二聖之仁明鑑百王之得失側躬致治  
元化大同以至和氣四充祥符下集覽闕下諸生之議  
感泗上父老之言遂事升中以展大禮皆謂太平者前  
王難及之事陛下致之泥金者曠代不修之典陛下行  
之嚴父配天孝之至也為民祈福仁何遠哉事感宸衷

言成國典眷茲近列許遂榮觀實類管窺莫從天際有  
若歸功天地推德祖宗謙讓在思惕厲為誠此人世不  
名之福乃社稷無疆之休也臣叨塵要職獲守雄藩拜  
賜以來歡心莫極雖收藏有輝永為傳世之珍而衰劣  
無能但見感恩之淚云云

甘露賀表

臣某言當州自十一月八日甘露降太平興國寺松樹  
大小千株經月尚在者竊以神物斯來太平之驗耳目

相接遠邇同歡

中謝

臣聞政由德成物以類應雖天地

之博大而草木之纖微有感必通無遠不至恭惟皇帝

陛下真誠御世廣愛臨人人心平和天意響答始東封

之行慶忽甘露以儲休此實陛下勞神在中而致美于

外也德之所感昭然不誣觀其凝若露雪甘同飴蜜千

株徧結足名希代之珍再月未融是表無疆之福臣器

能淺薄踪跡遭逢任守連城目覩嘉瑞稽人物感通之

理抑有前聞紀皇王遐邇之風曾無異見

云云



謝加階封表

臣某言今日日進奏院遞到官告一通勅牒一道蒙恩  
特賜臣大中大夫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勲實封  
賜如故者祥符遠燭允澤旁流方忻樂聖之心又荷維  
新之命退量不稱徒切增慙中謝臣聞廣大者天博通  
為聖天德茂而物遂生聖道行而人受賜既云不宰何  
以識其裁成實曰無名何以盡其言喻亦猶惟堯與舜  
法地象天致巍蕩以無稱類生成于不報也恭惟皇帝

陛下千年應運一德承乾念創業之克艱未嘗逸豫慮一物之失所每切憂勤明誠既感于人心聖化遂通于天意故得真仙降旨瑞牒成文遂彰卜世之期允協大中之道載惟靈氣事過于龜龍方表玄功理同于三五而復順陽春而在宥舉賞典以加恩善讓不居莫見裁成之樸天下蒙福增歌仁壽之風臣位亞天官職參樞要叨預分符之寄仍司禁暴之權江外素清經歲但窺于兵籍郡中無事下惟徒守于詔條常慮敗官復榮寵

數階封益峻名跡增華較其冒賞之由實屬逢時之幸  
得不飲水勵節體國為心庶求靜理之方少助無為之

化

云云

昇州謝傳宣撫問表

臣某言今月三日入內內侍高班陳文懿到州傳宣賜  
臣御札劄子撫問臣疾患者螻蟻微軀雲雷重施頓覺  
已蘇之轍如登萬舞之庭寵勵異常感愧何盡中謝竊  
念臣河壖賤類朝右孤根徒將學古之心以勗事君之

節先皇知臣守道擢在清流陛下察臣好公委之巨鎮  
常謂官高効淺任重才微履薄臨深一欲少逃于官謗  
安民被物尤慚無補于皇風一昨蒲柳向衰犬馬生疾  
據醫工切脈本自中傷用灸以然膚即時氣正既緣在  
假合具奏聞伏蒙皇帝陛下專命使人特頒宸翰何郡  
官之眇末勞天眷以安存同暗室之睹朝陽類寒葦之  
遇春煦篤君臣之分遠不能名傳家世之榮久將益茂  
恭期畏慎以報生成 云云

謝加工部尚書再任表

臣某言今月某日入內侍高班楊保政齋到官告一通勅牒一道蒙恩特授臣工部尚書散官勲封食實封賜如故仍放朝謝無奉勅量留一任者非常之寵出自天心三品之資實踰愚望再循再省以榮中謝臣聞漢命二千石非政績昭彰者未嘗增秩唐歷三百年非功行超絕者不得尚書流為美談成為故事如臣虛謬過有遭逢處近侍之班無一言報國守諸侯之郡無

一善及人縱加勵朽之勤再贖冒榮之責而况年容向  
暮疾疹相仍中間伏閣拜章懇求外任近者因心戀闕  
欲望替歸遂寫情誠遠塵旒冕豈期睿眷曲示優憐命  
星使于層霄宣王言于南服增正卿之秩允謂異恩許  
再任之官足明重寄匪惟臣愧亦駭衆情蓋以唐賞能  
臣漢旌良吏前載希有近代罕行一朝併賜于褒崇何  
路重酬于名器所以臣愧不稱而衆駭異常也臣得不  
上體虛懷俛安遠俗使無違誤少副倚毗

云云

昇州又謝傳宣撫問表

臣某言三月日入內侍高班趙履信到傳宣伏蒙聖  
慈重疊撫問臣者國有常典郡實分符何守吏之瑣材  
勞聖君之重顧遠傳中旨下慰殘軀恩既有加喜亦難  
盡中謝竊念臣幼而嗜學家本無書閱市尋師久常涉  
歷策名委質始預遭逢自謂不蠶而衣不耕而食徒憑  
官勢坐庇宗親故檢身每切于勵精承命不辭于艱險  
以至懲奸析滯廢寢忘餐盡瘁公家一欲酬君之寵祿

緝綏黎庶一欲答民之供承是致過冒寒溫有乖調護  
盛年抱疾向老便衰一昨西蜀替歸中樞隸職信班行  
之絕跡覺聖眷之異倫其如癖氣傍攻少納大官之膳  
頭瘡下瀝有慚清蹕之塵所以臣喜偶昌期而悲逢薄  
祐也遂陳丹悃求益偏州感動皇情俯從臣願付金陵  
之重地委江介之諸軍無廢攝生僅同卧治未期報政  
忽復遷官信使纔迴中貴又至瘡痍之末既沐軫憂飲  
食之間亦令順適下安孤跡傍駭羣情臣竊覽遺編遐



觀往哲有才大而君不用忠盡而君不知多矣若臣寒  
素起家清朝見任功未著而賞厚誠未立而信深者幸  
也蓋遇皇帝陛下以至聖之能守可大之業明以御下  
則邪正畢見其心仁以安人則高卑各遂其性是以臣  
粗推愚歎盛荷殊知豈不使四海之中九流之內壯夫  
激節在位快心有以頌陛下禮士之風遠逾列聖賞微  
臣飭身之末無愧前賢臣之叨塵自難言喻但期彊飯  
一冀分憂庶敦有卒之誠少報不名之德

云云

進文字表

臣某言因接內侍高品趙履信言語履信謂臣曰多見朝臣言尚書文章高古理道深遠聖君好文何不寫錄一本進呈者始聞此說不覺驚心又緣詞學登科聖君獎遇若無所獻何謂盡誠繕寫之時戰汗交至中謝臣聞于師曰文章興于遠古文物備于三代前聖有作後聖所因著之簡編流為國典誠萬代不易之道也率由齊上下之儀定人倫之序正教所設作生民之坦途五

常所施為濟用之樞紐是故聖君順指于上賢彥馳騫  
于下文士之筆斟酌于中陳布道德張弛風化有以懲  
有以勸有以規有以諷正議不回則皇猷允若書法不  
隱則奸邪洗心行以踐言文以見志千狀萬態不失乎  
忠信助治之大端豈止垂諸空言而已與夫多覽廣記  
稱博士之流走翰飛文擅應用之最者異日論也此乃  
聖賢事業豈愚淺能臻乎以至臣三年不敢構思五年  
不得措詞竊擬遺餘粗陳梗槩故于著撰不能編綴自

謂上不至淳文下不迨應用已甘守拙期于畢生一遇  
太祖開基太宗臨極平蜀來越降吳下并復炎漢之土  
疆廣有唐之郡縣列官既衆取士益繁故夫俊造之科始  
有殿廷之試臣幸一上中選再命登朝勵好古之心為  
事君之節飭學文之志為臨下之貲功未昭著官已顯  
崇此蓋先帝喜于獎善陛下急于勸能致臣叨塵特邁  
流輩諒無異畧以報厚恩惟切履冰少塞非據豈期朝  
列曲譽臣文愧研究之本疎何傳說之過實臣又聞遇

文明之治不以文顯不類也逢知己之主尚拘形跡不忠也希顏雖勞面墻無取敢持燭火輕冒皎日允謂不知量也甚矣臣曾著聲賦一篇妄紀皇王治亂之本擬富民侯傳贊一篇譏漢武不盡富民之術詹何對楚王疏一篇似近治身之要過此片善偶得一鱗歌詩短章稍免塵雜共寫錄成百篇昧死附進

云云

謝除禮部尚書表

東封恩

臣某言

云云

蒙恩特授臣禮部尚書加食邑三百戶

云

云國有大賚臣叨峻遷俯僂拜恩惶駭失據

中謝臣聞

今之尚書乃周之六卿也位次上公職當獻可若非道  
堪尊主智足利人處其易循循得善事之稱履其險侃  
侃有不奪之節者苟踐斯任謂之匪人如臣操修素甚  
鄙薄加之識昧而復才卑有若安居思危慎名與器聖  
慮精到臣豈敢云至于屢奉詔條詢採民瘼臣未嘗陳  
一便人之策未嘗舉一有道之官未嘗議一聚斂之臣  
侵下僥寵未嘗糾一欺違之吏黨惡自私實辜旰食之

求頗玷上卿之秩謂之識昧不其驗與恭惟皇帝陛下  
道大無名量深無際示不矜之善則臣庶洗心隆克儉  
之風則黔首滋富遂使西戎即叙北敵請和耕者極于  
邊方武具陳于內府此陛下柔遠之畧與周比崇越前  
年東幸泰山肆覲羣后封天禪地檢玉泥金此陛下報  
本之功與舜同道歲二月西巡狩至于汾陰盡禮于誠  
惟德是享此陛下修墜典主百神眇眇漢唐曾不足擬  
臣幸被太平之休烈遐觀盛德之形容慕臯陶愛君之

心無臯陶頌君之業坐致三品能無愧乎所謂才卑不敢逃責臣謹當守陛下之疆土宣陛下之風化俾頑者向方飢者得食無撫屬城之衆少寬南顧之憂仗此勤劬期報萬一云云

賀祀后土禮畢大赦表

臣某言今日密院遞到祀后土禮畢赦書一道臣當時集軍官州吏僧道百姓宣諭訖希世盛事作解鴻恩歡洽之聲隱然雷動均和之氣邈與春迴

中謝臣聞汾



昨上臯坤儀中宅自漢王之覩奧復唐后以致誠年祀  
寔遙聲響俱絕蓋戈旄之未偃而黎獻之未康雖欲在  
思實則罔暇恭以太祖皇帝沈謀英斷應天順人西取  
三川南定百越荆蠻既又江吳以朝太宗皇帝天資聖  
文神贊明德挫并州之逆節旌浙右之忠淳予以躬選  
惟良坐理中道可久之業無得而名伏惟皇帝陛下繼  
體承乾祖仁昭義好聞正直樂事謙和以唐虞濟物之  
心下安率土以周孔治時之法上守慶基遂致風教太

和天人合慶沙漠難羈之敵不召而來天書莫測之祥  
應期而出躋生民于富壽見昌世之形容一之日封泰  
山禪社首功之至也二之日幸汾陰祀后土禮之得也  
大恩四出覺萬有以重熙溢美無窮真聖人之能事臣  
久塵要職獲守維藩前導後從既無堦以扈蹕式歌且  
舞徒有幸於逢時

云云

謝加階食邑表

臣某言

云云

蒙恩授通奉大夫加食邑五百戶者皇猷

致美臣下沾榮授捧之間驚惶失次 中謝竊念臣素無  
勲績叨預官常江介剖符偶免敗官之責帝鄉卧疾未  
知就列之期伏遇皇帝陛下法道為宗與聖作則萬善  
中蘊大明外敷故夫濟世之恩鎮作無名之朴是致春  
融萬國影附四方至德升聞仙祖來格示延長之歷數  
諭清淨之化源煌煌然業業然有以見天人合慶社稷  
永貞亦謂越千古以未聞垂萬嗣而獨出能稱頌者恐  
難為詞豈比夫周穆瑤池空贊白雲之曲漢皇蘭殿惟

留非聖之言予以覃沛恩答嘉貺凡諸有位盡被殊遷  
臣官忝上卿名已過實復增階級更益戶封惟虞漸老  
之身難答自天之寵

謝封贈表

臣某言進奏院遞到官告三通臣亡父某蒙恩贈太常  
卿亡母謝氏追封新昌郡太夫人妻王氏進封太原郡  
夫人者雲雷重施存歿沾恩榮忝過常喜愧交集

中謝

臣聞綏和人紀允屬于君臨振舉家聲用光于子道非

偶昌平之運克隆敦勸之風則何由變單門為華宗登  
朽骨于名路恭惟皇帝陛下仁明濟代孝愛動天四氣  
均和萬方熙穆然後修隆典禮百神議法從寬惟民之  
恤濟濟列辟仰慶賜以榮家眇眇舊官咸賞延于繼絕  
昭然大賚邈矣難名竊念臣識昧知微學慚博古遇八  
表來王之日用人處多當九重選吏之時出身特異致  
叨榮于官秩寶輝映于鄉閭所幸者厚入俸金常豐饒  
于甘脆所喜者重加贈典復光揚于令名既彰為孝之

心未有資忠之要臣不得不彊扶衰病益勵廉勤宣聖  
化于平民俾其遂性示皇威于醜類望其悛心少寬南  
顧之憂以達事君之節 云云

辭赴陳州表

臣某言三月十六日中使傳宣慰臣及賜臣勅牒一道  
差知陳州仍放朝辭者天寵異常人情皆喜于臣之分  
其榮可知中謝臣聞以義激志者志極于義以仁感心  
者心極于仁實國家統御之大經加臣庶遵向之常理

臣學不知道心豈辨仁幸逢明聖之朝驟踐樞衡之職  
東吳西蜀忝預控臨計省憲臺粗曾啟歷分憂察俗既  
無利物之勤均物繩違又乏當公之譽徒以位叨三品  
祿厚千鍾適臨蒲柳之秋忽生犬馬之疾深莫能療頭  
瘡起自于膏肓命或可延陰氣非干於臟腑伏遇皇帝  
陛下仁以濟代聖無不通未明求衣慮一物之失所虛  
懷待物無一善以見遺溢美具彰稱頌難際是以臣未  
伸臣節過荷聖知江介告勞特恩與替帝鄉縈疾傳宣

免朝若較之于身則榮由寵及若議之于國則禮自臣  
違此實關心惕然如疚不仕則弔古人無忘于尊君以  
食計功廉士猶嫌于竊祿臣久妨就列坐請俸錢顯成  
慢上之尤無負素飡之責是以臣量其筋力尚可驅馳  
遂貢赤誠乞從外任將勤補拙修誠望附于闕宮捨逸  
從勞本願覬當于臨遠豈謂皇帝陛下軫其久病念及  
衰年俾近王畿處之善地長河路便一行穩汎于清流  
古郡望雄平昔皆稱於易治况臨公之多暇復聚族以



養和此謂仁以感臣心義以教臣志期不惜死上報所  
因再念臣幸偶昌期何多薄祐身世欲將于比喻神魂  
但覺于悲涼初疑泛海之槎暫來天上翻類拖腸之鼠  
却到人間今則見從舟人已裝行具延時滯日欲去還  
留指德澤以為言詞不盡義望皇居而積戀淚下沾衣  
乍遠帝鄉無任感激

云云

陳州到任謝表

臣某言三月十六日中使至傳宣安慰臣并賜勅牒一

道差臣知陳州仍放朝辭者臣已于四月十六日到州  
署事訖臣身縈惡疾志切辭榮忽被鴻私令鎮雅俗衆  
所皆喜臣獨何心中謝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禮無正名合宜乃得忠無定跡盡瘁者稱實人世之通  
方古今之常道也竊念臣識量褊促學問荒淺生十七  
載遂掇巍科不二十年致位通顯此誠先帝憐臣執古  
陛下知臣愛公非次轉官越常賜與增官途之壯觀發  
傳苑之光華較微臣報國之勞累二聖勸能之旨每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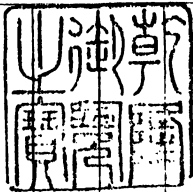
念此重生慙顏以至入直樞衡踐歷臺省畧無片善俾  
贊大猷出鎮藩方無掌兵柄全虧異政宣導淳風洎至  
垂年又苦腦病以飲食為滋瘡之母以禹脇為養痛之  
根久醫不痊者飲食豈可全去彌年不死者臟腑未嘗  
有虧昨至昇州初覺增劇非時替罷得遂生還久住帝  
鄉絕不入覲有司舉例合至免官皇帝陛下獨斷見矜  
寬給假日雖衆議無苦而于臣何寧臣又聞無功苟祿  
者不仁以身違律者有罪既不忍乞歸田里亦不敢端

坐私家遂貢赤誠求補外郡皇帝陛下選之近甸付以  
華封無放朝辭取便之任臣舉家順水信宿到官顧其  
解宇清虛民俗淳厚過客甚少公事亦稀足以稱陛下  
憂軫之懷足以致老臣延求之望再造之賜何得而名  
臣之此來史氏必載云禮部尚書張某久病頭瘡難于  
巾裹到闕七月不赴朝參憲司彈云臣僚在假百日不  
朝者准式罷免皇帝寬給假告倍加安存不去官不停  
俸異恩也張某感憤中發上疏自陳臣瘡腫雖深形氣

尚健乞加藩服少贖悔尤皇帝親指于陳委之俾入俸  
外加給賓事官供安養之餘吾事亦集仍有疾痰與免  
朝辭新例也自古及今以臣事君未有來不朝參去不  
辭謝者老臣之內寵過莫儔臣不敢指今之士大夫助  
臣快愜却謂千百世後覽宋史者須至掩卷酸鼻上以  
仰陛下寬仁厚禮以待老臣下以慶微臣遇主遭時有  
蒙餘裕與夫汲黯稱病俾卧治一方何曾免朝許就家  
視事不同年而比也重念臣忠節甚薄陛下禮數過常

位已隆矣年已老矣幸已極矣名不朽矣犬馬殘軀死  
且無累更欲節飡養氣祛毒添年一望再入九重之城  
得覩至尊之面是臣懇懇餘生之幸願也

云云



乖崖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乖崖集卷十一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實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李世麟

欽定四庫全書

乖崖集卷十一

狀

著作佐郎求充幕職狀

右某聞太平之士逸樂其生者蓋外任其力而內榮于  
心也某河朔窮生志尚愚直耽樂聖道遺墜家業辭親  
就學十七年適中一第纔展慶問便除遠官雖入俸頗

宋 張詠 撰



繁而致養不給實由輦回迢遞勞費為倍矣今者雙親暮年某亦得替到闕若畏避觸犯隱而不伸是負明天子愛人之心賢宰相均物之意又緣天闕嚴深無緣自達欲望憫其賤類特與奏陳或許就除幕職一官使得挈負親老以就官食如此則外任其力而內禁于心也殺身報君乃是所職仰對均造豈容佞言

奏鄭元祐事自陳狀

右某嘗聞盜憎主人民惡其上者蓋奸邪之利利于私

身忠良之利利于便國非夫遇至明之主任不疑之臣  
則何由辨構惡之小人絕害公之流議也竊念臣志耽  
聖教生值休明思忠亮以佐時期明恕以惠下爰從列  
任累次臨民非敢自賢粗免官謗一昨浚郊不治陛下  
召臣以代之荆湖曠官陛下召臣以董之臣雖愚淺不  
逮古人豈不欲效古人盡瘁之誠少報恩遇有慢官留務  
者必為陛下督之有蠹民妨治者必為陛下繩之有利  
小害大者必為陛下陳之有侵事敗教者必為陛下草

之有廉能稱職者必為陛下揚之其如均黠徒戒巨械  
下荆蜀之積實天府之藏臣職分之易事也且臣部十  
二州之衆得無違教害衆之民奉私欺法之臣若使官  
官自勵人人自勸者即無煩陛下動憂勤之思而隆糾  
察之令臣亦知革人之弊而怨隨之發人之惡而害及  
之若退顧猶豫曲求自安不惟負陛下委授之常宜抑  
亦損臣生平之志節昨見荆朗造船工課不等歸峽納  
木人戶怨咨遂具奏章乞行磨勘尋奉勅命委臣差官

其監場鄭元祐抗拒使臣不回文牒令男詣闕毀臣職  
司蓋由黠猾之徒妄作誣賴之計要相玷黷所在淹延  
若鄭元祐不虧課程無懷欺弊即合喜于點檢以銜功  
能既自作不常官覺其隱翻鼓青蠅之翅將加白玉之  
瑕以是較之情可知也前所謂盜憎主人民惡其上者  
正合於斯倘非陛下任使不疑英明獨斷即臣公以獲  
罪直以見尤取醜于時議也臣又聞我冠之士分命之  
臣養名自全者多忘身為國者少苟有不畏強禦以道

事君者陛下獎使為之尚慮退志何況察一船場之弊  
便構一轉運之非豈徒害制事之常規亦恐任職之臣  
因而斂手矣幸賴天鑒察臣被誣不便加刑就令取問  
臨照若此冤枉何虞既摧檢惡之謀足勸為忠之道臣  
之感愧溢于心胸盡節盡誠死且不朽矣除奉勅取問  
匿住勅文四箇月及改差令狐穆緣由已具供通外臣  
有血情合具申呈云云

申堂自陳狀

右某伏以明天子未明求衣思萬方之俾又賢宰相吐  
食待士欲庶政之允修故夫有識之徒以至莅官之衆  
咸期竭力少答無私某世本單微心常退靜因會拔茅  
之勢遂塵內閣之資前年以侍疾高堂許賜便家之祿  
去歲以論官兩省允膺按部之司任既過常心切懷懼  
得不朝勤夕惕徇公減私無屢奉於詔條使糾提于弛  
弊一錢系籍便要知其所來一物失宜亦要知其所自  
况務有大于此者害有深于是者乎細行推研乃為職分

昨見荆南造船塲較功之處虛占匠人納木之時更苦  
編戶曾有賬籍甚不整齊遂具奏章乞行磨勘尋奉勅  
命委某差官其無塲鄭元祐不自省循轉增乖越隱藏  
文歷抵拒使臣既堅無上之心更欲構人之罪令男進  
狀謗某職司里語有云青蠅竊羶而後玷時明可賴白  
璧經煉以方真幸賴台慈俯加信察是使亂官之輩無  
以藏奸兼令奉事之司得行展効除奉勅取問匿住勅  
丈四箇月及改差令狐穆緣由已具件通外某有血情

別具剖陳

云云

謝賜歷日狀

右某伏奉詔書賜臣某年歷日一本祇荷寵靈不任感懼伏以正璠圖頒鳳歷國家之大典也均農時分地利生民之司命也恭以皇帝陛下統元行化賜歷宣風使九圍合勅于天時百姓無差于日用臣謹同民庶共戴

恩休瞻望闕庭

云云

廣都縣馮某毆母待罪狀



具官某具馮某犯事斷遣

云云

右謹具如前竊以守土之官化民為本民既不孝臣實曠官污辱典常甘俟誅責臣無任兢惶戰越待罪之至

云云

西川回乞持服狀

右臣聞惟忠與孝臣子之司命也苟一曠缺永成罪尤竊臣才不逮人任過其量頃因西蜀嘯聚兇徒先皇帝曲有選掄委之臨控五年之內雙親繼亾蓋當責重之

時難拒奪情之命今叨差替已至闕庭雖盡瘁之勤本無可錄而罔極之痛不能暫忘伏遇皇帝陛下孝治萬方恩周庶品乞曲全典禮追復心喪倘寬卒歲之期少緩中天之恨云云

再任益州謝傳宣撫問狀

右臣今月六日入內侍高班羅自賓至伏蒙聖慈傳宣撫問臣腦後感勦塊子無獎諭臣治西川稍分聖憂者祇荷寵靈不勝感懼竊念臣本族至卑當朝孤立先

皇帝採其虛譽擢在清流陛下錄以微勞頻加峻秩萬  
端增感欲報無由一昨西蜀闕官九重降命既合典郡  
又委臨戎好職併無仰聖代推恩之澤遠人難制是微  
臣展効之秋適值民安仍加歲稔皆皇風之下及豈臣  
力之所能也伏蒙皇帝陛下遠遣近人特傳密旨謂臣  
拙政全解聖憂謂臣微疴重干聖念可謂情同慈父煦  
若陽春顧惟螻蟻之賤軀曷謝生成之重施况臣病亦  
甚淺老不至羸與同列以推誠覲一方之無事憑茲懇

欵上答恩休 云云

昇州謝就差江東安撫使狀

右臣奉勅就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者過惟委遇不勝  
悚惶伏以江外諸州古昇重地賦輿繁錯邑屋駢羅仰  
大君之照臨致羣情之熙穆適遇亢陽斯久美稼併傷  
聖恩輟上供之軍儲助來春之民食衆所為感口不絕  
言猶復假臣以安撫之名委臣以總制之柄有以知陛  
下憂民之至切慮事之至深也臣內揣不才何堪重寄

謹當勵力而復疚心宣皇澤以濟困窮因兵威而攝兇醜覲其屬部咸取綏和竭茲犬馬之誠少輔憂勞之意

云云

謝傳宣撫問失火及安撫人戶事狀

右臣今月十四日得入內內侍殿頭郝昭信到州傳宣王智家失火卿何不早與救滅致傷人口仰安撫人戶者拜命之次驚懼失圖竊念臣謬處要官叨知大郡雖切向公之志全無利物之能况當州經偽號之餘庶事

失酌中之理街衢褊隘諒車馬以纔通屋宇低徊復茅  
竹之相雜一昨陽春始半時雨稍愆烈焰忽飛狂風併  
作人不及走目不暇旋一食之間千室俱燼雖有貔貅  
之士參以保甲之民衆力同施百心一濟併防庫務及  
護衙城猛勢之中幸而獲免皆疑天火或說人灾實由  
郡政之未孚致使災靈之不祐俾民罹禍貽君遠憂臣  
合自疏愆尤請行典憲甘從深譴以謝無功伏蒙皇帝  
陛下特遣近人遠傳宥命撫安居戶奠祭亡魂被苦之

家已識哀矜之旨垂白之老無聞感泣之聲臣敢不益  
勵赤誠恭求要道期收來効少贖前非臣與經火人戶  
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進文字賜詔獎諭狀

右臣今日伏奉詔書一道蒙恩特賜獎諭臣者祇荷  
寵靈不任感懼竊念臣生逢昌運志慕前修拋色養于  
高堂訪良師于千里苦心十載游藝百家彊求治法之  
指歸不識聖賢之事業志之所至文亦偶成調淺語疎

茂有詞人之體時通命會偶登俊士之科歷官必奉於  
規程臨事幸逃於曠敗伏遇皇帝陛下由文嗣業以道  
濟時天祿石渠盡得班揚之列百辟卿士同遵周召之  
風臣過受聖知莫伸臣節敢編舊草上貢明庭自謂流  
螢不可呈輝于皎日共嗟瓦礫如何比譽於兼金浼冒  
至深惶駭莫極枉煩睿覽無辱璽書既敷獎善之私復  
見匿瑕之旨詞臣草翰不譏為學之非金口所稱益覺  
立身之幸臣得不更研傳術少慰民心望俾靜治之風



上答非常之寵 云云

昇州謝恩撫問狀

右臣四月日侍御史趙湘到州奉傳聖旨撫問臣治郡  
不易頭上瘡子痊否祇荷寵靈不勝感懼竊念臣素昧  
攝生早違戒酒因成癖飲薄在中焦撩之雖得暫通食  
後依然成故引不歸胃傳之入頭積鬱既多瘡病斯見  
醫工切脈惟云五臟以皆安瘍人傳膏未見一毫之為  
減蓋由臣光陰遲暮氣血衰微諒難盡保于瘡平止可

更堅于調護而幸官曹知勸黎庶輕徭無緣靜治之時  
希有撓心之事覲延筭數上奉君親伏蒙皇帝陛下曲  
賜軫憐遠加安撫手舞足蹈似非多病之身寵異榮深  
不類具員之列得不恭遵善訓懇守冲和勵益壯之筋  
骸了餘生之公事少分憂寄以報鴻私 云云

謝賜衣襖狀

右臣今日某官至伏奉詔書賜臣簇四鵬兒細錦綿  
旋襪一領大綾夾襪頭袴一腰并屯駐駐泊本城軍員

等初冬衣襖者祇荷寵靈不任感懼蓋以聖主推恩本  
期于均物下臣宣力貴在乎報功臣素昧政材謬膺朝  
寄風猷未著徒煩求瘼之心頒賚忽臨但覺華身之幸  
彼其有刺履薄是虞此蓋皇帝陛下秉道惟微納隍是  
則端居秘殿念分命之勞式御重裘思切肌之冷用使  
司衣巖事中府掄官遍走列城頒賜新服綵紋碎錯與  
麗日以爭光詔旨隱憂擬陽春之並照臣得不徇其所  
自勵乃寸誠更求靜鎮之方少贖冒榮之咎

云云

病瘡乞任使狀

右臣賦分本微長年多病昨因增劇洪恩特賜與替歸至此未瘳中旨累加于存恤而况千官事主古有定規百日不朝理合去職臣自到雙闕已是半年未能暫入于金門未得一親于鳳宸心緒若失徊徨可知兼復憲府有彈閣門舉例宸衷獨斷展假與臣一身高枕以就醫盡室安心于飽德撫疾疾賜寬饒聖君之大德也破舊章私寵澤臣下之深谷也憤然中作期于請行臣今

瘡痛未平形氣尚健乞降明勅差知外藩不以煩難無之遠惡聞命即赴是臣素心冀伸報國之心少贖素餐之責無乞後苑便服以辭 云云

陳州謝傳宣撫問狀

右臣今月得內侍高品岑素到州傳宣撫問臣頭上瘡子可殺疼痛好自將治者祇荷寵靈不任感懼竊念臣年當衰颯病在膏肓今春已來其候稍變蓋由癖路淺滑頭瘡益深一飯霑唇則終朝腦痛勺水入口則連夜

血流宜緣漏脅之疴莫責神醫之効以至形容尪劣步  
履艱難猶堅勉彊之心上副倚毗之命伏蒙皇帝陛下  
遠傳天語下慰愚臣致喜氣以內充復榮光之外集得  
不持誠自勵荷寵若驚庶遵靜治之風少報帡幪之德

云云

乖崖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乖崖集卷十二

宋 張詠 撰

語錄

公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

公曰為政之道府吏曰治未也庶民曰治未也僧道曰治未也未若識見無私學古之士曰治斯治矣



公曰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果  
決三也

初知益州斬一猾吏前後郡守所倚任者吏稱無罪公  
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既聞斷辭告市人曰爾輩得好  
知府矣蓋李順嘗有死罪繫獄此吏故縱之也公性剛  
毅寡欲唯著皂絕袍角帶不事外飾因責決一吏彼枝  
詞不服公曰這的莫要劍吃彼云決不得吃劍則得公  
牽出斬之以徇軍吏愕然相顧自是俱服公之威信令

出必行

主帥帳下寵卒恃勢嚇民暴取財物民有訴者其人縋城夜遁公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于擒得處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羣黨怵怵知其已投井故無他議又免與主帥有不協名

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亡者公許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母十日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踈結髮之情何厚舊為惡黨今又逃

亾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斬之于是首身者繼至并遣  
歸業民悉安居

時民間訛言云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郡縣譏謔  
至暮路無行人公召犀浦知縣謂曰近訛言惑衆汝歸  
縣去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為鄉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  
立証解來明日果得之送上州公遂戮于市即日帖然  
夜市如故公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  
聲止訛之術在于誠斷不在乎厭勝

公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于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于其黨詢之再詢則事無不審矣李旼問其旨公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轉運黃虞部好舉時才之士公勸曰大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好退者廉慎知恥若舉之則志節愈堅莫舉奔競者奔競者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己若舉之必能務財好利累及舉官故不少矣其人既解奔競又何須舉他

公問李旼曰子同人中有善講習者否旼以同門生劉式對公遂辟充州學主諸生受業者五十餘人每休務日就學置酒以勸勞之自是蜀人不以千里為遠來學者甚衆

公寢室中張燈炷香通夕宴坐郡樓上鼓番漏水歷歷分明倘一刻差誤必詰之守籤者指名伏辜謂公為神明公曰鼓角為軍中號令號令在前尚不分明其餘外事將如何也

公寢室中無侍婢服玩之物閒如也李旼嘗侍坐廡下  
因謂公寢禪室不如公哂曰吾不為輕肥為官至此吾  
往年及第後以詩寄傅逸人云前年失脚下漁磯苦戀  
明時未得歸寄語巢由莫相笑此身不是愛輕肥豈今  
日之言也

公問李旼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及民民皆  
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稍爾秀才只此  
一箇信五年方得成

公謂李昉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若凡百不用智臨大用之際寧有智來

公謂李昉曰子還知公事有陰陽否對曰未也曰凡百公事未着字前則屬陽陽主生也通變由之着字後屬陰陰主刑也刑貴正名名不可改

公謂李昉曰子異日為政信及于民然後教之言及于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斯四者在乎先率其身不然則民退必有

後言矣

又曰子見舊政之弊其大者卒不須革觀釁而動乘而革之雖痛繩以法亦怨不生也

李旼苦疝既瘳請謁公曰子于病中曾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于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慎之靜久自愈

公閱邸報忽再言可惜許門人李旼請問之曰參政陳中丞恕無也斯人難得唯公唯正為國家斂怨于身斯



人難得退為詩哭之

乖崖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非崖集附錄

忠定公傳 出東都事畧

張詠字復之濮州鄆城人也舉進士知崇陽縣又知浚儀縣稍遷太常博士為荆湖北路轉運使入覲除虞部郎中授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封駁司張永德為并州帥有小校犯法笞之至死詔按其罪詠封還詔書且言陛下方委永德邊任若以一部校故摧辱主帥臣恐下

陵上自此始太宗不從未幾果有營卒脅訴軍校者詠復引前事為言太宗乃改容勞之出知成都府時李順亂後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移文諭以朝廷恩信使各歸田里詠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乎後廣武卒劉盱謀作亂掠懷安破漢州及永康軍蜀州招安使上官正頓師不進詠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盛為供帳餞之酒酣舉爵謂將校曰爾曹受國厚恩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曠日持久此地即爾

死所矣正懼由是遂取勝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  
食人男女郡縣譏譏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倡為訛言  
者戮之于市即日怙然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  
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誠斷不在乎厭勝其為  
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  
宦詠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達者皆有學行為鄉里所服  
遂延獎加禮敦勉就舉而三人者悉登科于是蜀之學  
者知勸文風日振詠在蜀採訪民間事悉得其實常曰

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則事無不審矣入拜為給事中為御史中丞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遇歲歉民私鬻鹽者輒寬之使獲安濟有與其姊壻訟家財者壻言婦翁疾篤子纔三歲遺書明言異日貲產以什之三付子餘七與壻詠曰汝婦翁智人也以子幼託汝苟以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命以七給其子餘三給壻時皆服其明決知永興軍真宗以詠在蜀治行優異復命知益州仍加刑部侍郎真宗遣使傳諭曰

得卿在蜀朕無西顧憂歸朝求知潁州真宗乃命知昇州  
州率火災詠廉知民之不逞者為之懲以峻刑其患遂  
息轉工部尚書進禮部詠自金陵造朝以腦瘍未見詠  
恨不得面陳所懷乃抗論言近年虛國家帑藏竭生民  
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者皆賊臣丁謂王欽若啟上侈  
心之所為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凡三上出知陳州  
初詠與青州傅霖少同學霖隱不仕詠既中第致位光  
顯散遣親密四方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詠守陳一日

霖來謁閩吏走白詠詠責吏曰傅先生天下賢士吾尚  
不得而友汝何人敢姓名乎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耶  
是豈知世間有傅霖者乎詠且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  
子將去矣來報子爾詠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  
翌日而去後一月而詠卒年七十贈右僕射謚曰忠定  
詠剛方尚氣嘗有士人游宦遠郡不能制其僕詠假以  
出郊斷其首而還又有小吏忤詠械其頸吏恚曰吏罪  
不至斬詠怒其悖即斬之少學擊劍好為大言喜事奇

節嘗謂其友人曰張詠幸生明時言典墳以自律不爾則為何人耶故其言曰事君者庶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詠卞急不喜人拜有拜之則速拜不已或倨坐忿罵嘗自號乖崖公以爲乖則違衆崖不利物云

宋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右僕射張公墓

誌銘

錢易

公諱詠字復之族本居鄴占籍于澶之臨黃家世遷徙



今為濮之鄆城人也曾祖立祖母李氏祖鐸祖母馬氏  
皆潛德不耀肥遯丘園考諱景先以公為秘書丞特授  
大理評事致仕淳化四年秋卒以公貴累贈太常卿妣  
謝氏追封新昌郡太夫人咸平中合葬于鄆城公幼負  
竒骨不為兒戲既長出閭里奮然就學太平興國四年  
秋詣大名舉進士今相國上谷公寇準即其友也共以  
書白尹薦張覃為解首故河朔間有廉遜之風焉明年  
春試于便坐擢上第除廷尉評知鄂州之崇陽六年郊

祀轉將作丞雍熙元年大禮遷佐著作三考既理民疏  
其善固留之公判而絕之民不敢留解任除太子中允  
通判麟州時夏臺未安邊鄙方聳公多以兵法從事洎  
西戎即叙亦公之有畫焉端拱元年籍田轉秘書丞二  
年春充禮部考試官畢通判相州上言具慶之下不便  
迎養乞督濮之市征詔從之旨甘從志歡于菽水雖擁  
木之茸斯不為愧明年詔赴闕賜五品服知浚儀縣振  
北部之風凜然可畏未幾出為荆湖北路轉運使即故

樞密宋公文靖李公與今上谷相國之所荐也章善瘳  
惡知無不為淳化四年郊禮轉大常博士其年夏詔赴  
闕賜對長春殿賜金紫翌日除虞部郎中浹旬授樞密  
直學士賜錢五十萬始判銀臺通進司無門下封駁事  
仍摠三班院五年八月出知益州中謝日面賜金一百  
四十觔國家以大軍未集留半歲不遣公潛使人納于  
內帑至秋有詔督行遂馳驛而往終不復言至道二年  
就轉兵部郎中丁太夫人憂隨凶訃除起復之命重方

面之寄也今上嗣位就拜左諫議大夫學士如故歷四年歸闕得告拜墳域于濮上尋徵為給事中戶部使七旬授御史中丞咸平二年春與故禮部尚書溫公同知貢舉其年夏改工部侍郎知杭州五年冬替知永興明年春轉刑部侍郎復為樞密直學士再知益州景德二年就轉吏部明年解政還輦下復管三班院無判登聞檢院時瘍發于腦難于晨擲拜章求外任養疴遂知金陵後兼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值東封轉左丞既滿民留

再任就拜工部尚書祀汾陰加禮部尚書而厥疾增劇  
乞還京自草奏書乞分司洛下詔不許出知陳州至大  
中祥符八年八月一日弃館舍于理所享年七十詔贈  
尚書左僕射前夫人唐氏先公而卒繼室太原郡夫人  
王氏即故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顯之  
女也以天禧二年終于陳州之私第咸擅女德崇婦道  
而配于公子從質衛尉丞公之弃世後二十八日以哀  
毀搆疾而殂孫曰約曰綜曰綽皆奏授將作主簿曰紳

尚幼女一人適故翰林院學士王公禹偁之子奉禮郎  
嘉祐祥符九年十月卒外孫曰壽今任鄆城簿以天禧  
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權葬于陳州宛邱縣孝悌鄉謝村  
里禮也公累階至正奉大夫累勲至上柱國累爵至開  
國公累食邑至三千七百戶食實封至四百戶五福俱  
集少多竒節歷八座之重受二聖之知所恨者不至三  
事晚嬰竒疾耳公生平以剛正自立智識深遠海內之  
士無一異議不事產業聚典籍百家近萬卷博覽無倦

副本往往手寫至于卜筮醫藥種樹之書亦躬自詳校  
自少學劍頗得妙術無敵于兩河間好奕碁精射法飲  
酒至數斗不亂惡人諂事不喜俗禮士有坦白無他腸  
者親之若昆弟有包藏叵測者疾之若仇讐公之臨民  
也吏不敢欺始若擿發而頤指之間終存仁恕之道公  
之決獄也人莫能測初若疑誤而片言之下窮盡幽隱  
之跡著文不雕飾咸撫實事集十卷自謂之乖崖公公  
之典貢舉也盡得寒士杜絕請託禮闈舊風翕然復振

任臺丞也拜白簡彈執事之失言者人甚危之而公正色不顧有風憲紀綱牧餘杭也時值歲歉人多以私鹽犯禁而公皆異斷之不過二十罰于是日數百輩警邏莫戢巡檢使已下簪笏入而啟之曰法既亂矣將何為禁公怡然撫之曰當夜會飲與爾等言之其夕自行酒謂之曰錢塘十萬人飢者將八九苟不以私鹽自活或一旦蜂聚數千輩盡其死命擾其不飢者爾等將奈何吾俟其秋田有成則約之以法于是皆服高識聞之泣



下是歲杭人直至秋成無一夫為盜復有民家子與壻  
爭其家聚曰先人遺命候分時壻當與七分子與三分  
手澤之誓固明焉公命酌之曰汝父智人也况汝父死  
之日子方三歲故托養于壻壻已四十苟子有七分之  
約則子死于壻之手矣今當七分歸子三分歸壻壻與  
子皆號慟再拜仰如神明兩任坤維也悉寇盜之後兵  
火之餘公理殘破禦權要無毫髮敢動者時屯軍尚多  
賊熾未息城中窘迫無旬日之糧公乃封府庫榜城門

賤鹽貴米俾博易之相次儲備悉周始安川蜀矣在建  
康也多回祿之災人不安堵公得其竊發者折脛而斬  
之火是後絕公為理之道皆此類也其服仁行義危言  
極諫諒標之史官此不具載易咸平二年貢部生也以  
孤見收擢之高第求言投報徒鏤肝骨今春得公弟殿  
中丞誥書一通叙公之美見託為誌且恩館之下固不  
可邈乃淚筆方礎庶存萬一銘曰

有大丈夫磊磊落落不為股肱忽遷舟壑愛子繼亾令

孫胡托錢塘遺愛益郡清風金陵竒政奸盜消蹤惟陳  
卧理積瘍而終霜碣號秋銀旌建夕宰木宵寒佳城畫  
閒萬古千齡此焉為適

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左僕射張公神道

碑銘

韓琦

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左僕射張公以魁竒豪傑  
之才逢時自奮智畧神出勲業赫赫震暴當世誠一代  
之偉人也某向守大名其孫堯夫主簿元城一日具書

來告曰堯夫之曾祖昔事太宗真宗朝勞勤内外有大  
名于天下而自葬距今歷年久矣墓碑之刻缺然未立  
請書其實以表神道固祖烈之益光也某嘗總領史局  
觀所載公文武大節頗亦詳矣然其絕異之政與夫遺  
愛之迹較然著于人聽者猶未完悉今得與鉅賢論次  
而發揚之以昭示于後世誠所願已公諱詠字復之世  
本鄆人後徙居澶之臨黃及公葬其先于鄆城故為濮  
之鄆城人曾祖諱立祖諱鐸遭唐末與五代之亂皆潛

養德業退處無悶父諱景以儒行自富鄉里稱之公登  
朝授大理評事累贈太常卿公少儻有大志尚氣節  
重然諾為學必本仁義不喜浮靡太平興國四年秋與  
忠愍寇公同赴大名舉議將首荐公公以同郡張覃素  
有文行即率寇公上書請以覃為冠一府欽嘆遂如公  
言士論多之明年春擢進士第授大理評事知鄂州崇  
陽縣事六年遇郊恩改將作監丞雍熙初遷著作佐郎  
歲滿擢太子中允通判麟州事端拱籍田恩轉秘書丞

代歸通判相州事公以親老辭得監濮州稅俄遷知開  
封府浚儀縣事賜五品服時寇公與文靖李公故樞密  
副使宋公洙連荐其才擢荆湖北路轉運使淳化初改  
就太常博士制置使稱其能詔褒美之太宗素知公可  
用召還超拜虞部郎中賜三品服未逾旬擢為樞密直  
學士知通進銀臺司無門下封駁事勾當三班院時張  
永德為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公封還  
詔書曰永德方被邊寄若責一小校遂摧辱之臣恐帥

體輕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既而果有營卒脅訴其大校者上始悟公言面加慰勞四年冬東西兩川旱民飢吏失救恤寇大起五年正月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遣昭宣使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討之復命公知成都府事五月繼恩破賊收成都上留公至秋始遣行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絕公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公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於是民爭趨之未踰月得

米數十萬斛軍中喜而呼曰前所給米皆雜糠土不可食此一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公聞而喜曰吾今可行矣時益雖收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日以娛燕為事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公于是悉擒招安司素用事吏至廷面數其過將盡斬之吏皆股栗求活公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為之今能亟白乃帥分其兵尚可免死吏呼曰唯公所命兵不分願就戮公釋之繼恩即日分兵鄰州當還京師者



悉遣之不數日減城中兵半既而諸軍請食馬芻粟公命以錢給之繼恩詔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公聞召繼恩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頓兵城中不即討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寇也何由得之繼恩懼即時出城討賊公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乏糧為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公以順黨始皆良民一旦為賊脅從復其間有瘦弱偶掛盜籍者當示以恩

信許其自新即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公皆釋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公行法公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公公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僕化賊為民不亦可乎公度繼恩日橫不能改亟以狀聞願選忠實不倚者與繼恩共事庶不敢獨任上乃命入內侍省押班衛紹欽充同招安使自是繼恩兇勢為屈未幾二人者皆召歸就以劍門關總管上官正為招安使順之餘黨公撫安于內正擒討

於外再閱月而兩川平至道二年改兵部郎中繼丁父與  
母新昌郡太夫人謝氏憂皆起復三年秋西川都巡檢  
使韓景祐為所部廣武卒劉旰所逐率眾掠懷安軍破  
漢州公方與僚屬會大慈寺報至飲讌如故舉城憂之  
賊又掠邛蜀將趨益公適會客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  
夕始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  
不可擊今人得所掠氣驕敢逼吾賊乃送死耳請出兵  
比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既受教及行公為出送

于郊激其盡力正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旣首餘黨盡  
平衆益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真宗即位遷左諫議  
大夫咸平初召拜給事中充戶部使改御史中丞承天  
節大臣主齋會被酒不如禮公彈奏之無所憚二年與  
溫公仲舒同知貢舉俄以工部侍郎知杭州事時歲飢  
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罰官屬執言不  
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飢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為  
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以法繩之境內卒以無

擾歲將滿杭人詣闕請留有詔褒其善政五年冬改知  
永興軍府事初公之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  
公公聞之曰冕無撫馭才其能綏輯乎始踰年果至神  
衛大校王均之亂逐冕據益州後雖討平之而民尚未  
寧會益守馬公知節徙延安上以公前治蜀長于安集  
威惠在人復以公為樞密直學士遷刑部侍郎知益州  
事蜀民聞之皆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知復來  
鞠我也公知民信已易嚴以寬凡一令之下人情無不

慰愜蜀郡復大治轉運使黃觀以政迹聞賜詔加獎就  
改吏部侍郎命謝濤巡撫于蜀上遣濤諭公曰得卿在  
蜀朕無西顧之憂因詔公與濤議鑄景德大鐵錢于嘉  
邛州一當小鐵錢十銅錢一於今便之景德三年召還  
復掌三班院兼判登聞檢院時因瘍生于腦不能巾櫛  
求知潁州上以公名臣有人望兩守益都政無及者不  
當屈于小郡以真定府青州皆大都也聽公自擇公皆  
不就上曰昇州可乎公即拜命大中祥符元年東封恩

轉尚書左丞時金陵多火災居者不安公庶知皆奸民所為潛捕得之乃命先折其蹙斬之以狗火患遂絕中使祠茅山還言城中有黃雀蔽日而墜空中聞水聲上視占書主民勞謂輔臣曰但守臣得人此固無患今詠在彼又何虞也三年春秩滿昇民請留遷工部尚書再任俄以江東早命無昇宣等十州安撫使祀汾陰恩加禮部尚書以瘍疾甚上章求分司兩京上閔之亟令代還不能朝懇請便郡差知陳州事終于八年八月一日

年七十上嘗稱公有將相器以疾未及用至是大痛惜之命優贈官仁宗朝追謚忠定公天賦正直濟以剛果始終挺然無所屈撓自力學筮仕則有澤及天下之心而以富貴為薄逸人傳霖高蹈之士與公素善公嘗與夜會劇談時諸鄰多病瘧者一夕頓愈逮登第與傅詩有巢由莫相笑心不為輕肥之句此見公之志也嘗訪三峯陳先生搏一見公厚遇之顧謂弟子曰此人于名利澹然無情達必為公卿不達則為帝王師其為高人



推重如此早學擊劍遂精其術兩河間人無敵者生平  
勇于為義遇人艱急苟情有可哀必極力以濟無所顧  
惜當官凡所設施動有遠識始時人或不能測其後卒  
有大利民感無窮至自奉養逮於服玩之具則寡薄儉  
陋雖寒士不若也公退闢靜室焚香燕坐聚書萬卷往  
往手自校正旁無聲色之好臨事明決出人意外凡斷  
事以辭者人皆集錄於今傳之在餘杭有富民病將死  
子方三歲乃命其壻主其貲而與壻遺書曰他日欲分

財即以十之三與子而以七與壻子時長立果以財為  
訟壻持其遺書詣府請如元約公閱之以酒酹地曰汝  
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  
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壻而七與其子皆泣謝而去服公  
明斷前後治益愛利之政不可悉紀舉其大者則公嘗  
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  
則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使如  
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無

估糴之奏為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灾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者皆公之賜也蜀風尚侈好遨游公從其俗凡一歲之內游觀之所與夫飲饌之品皆著為常法後人謹而從之則治違之則人情不安輒以累罷去嘗寫其真自號乖崖子復為贊曰乖則違衆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及公之亾也蜀民間之皆罷市號慟得公遺像置天慶觀之仙游閣建大齋會事之如生至今不懈昔召公分陝而治民愛而思之嘗聽訟于棠

下戒勿翦伐羊公在襄陽立碑峴首民戴遺德過輒墮  
淚後歷千餘年能繼其風凜然如存者獨公一人而已  
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荐辟皆方蕪恬退之士嘗  
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益不貢士者凡二  
十年學校頽替公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者皆有學行  
鄉里所服遂延獎加禮敦勉就舉後三人悉登科歷美  
官於是西川學者知勸文風日振由公之誘掖也文章  
雄健有氣骨稱其為人嘗為聲賦梁公周翰覽而歎曰

二百年来不見此作矣有文集十卷公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陳州之某地夫人唐氏先公而止繼王氏故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顯之女封太原郡夫人天禧三年終于陳之私第子從質衛尉寺丞公止未踰月哀毀而卒一女適故翰林學士王公禹偁子奉禮郎嘉祐孫幾人某為某官銘曰

太行峙朔洪河瀉天河山之間實生大賢賢不徒出惟聖偶焉發為事業文武之全兩治西蜀荐綏南夏易亂

以寧即荒而化夫惟管蕭尚足王霸如公之才不宰天下而俾惠澤止濡一方錫民父母遺國棟梁有煒公蹟日星之光何假斯文始傳其芳

送公宰崇陽序

王禹偁

今之縣尹古之諸侯自秦郡天下小國皆化為縣縣有政聽郡條而後行縣有長觀牧守而後動秩卑祿微弗足自庇固不暇使風俗之易移逮乎炎漢隆興始有重外之旨故命郎官出宰百里之邑秩四百石尊其位重

其祿蓋欲分君憂而求民瘼也由漢而下邑官益卑故  
梁竦有徒勞之言淵明起折腰之嘆儕胥伍吏區區於  
風塵間遂使抱王佐者恥而不居黷貨利者稔而自處  
苟縣政有關率曰吾將罷茲邑而適他邑烏用革焉縣  
人有病亦曰吾將捨此民而蒞它民烏用易焉觀其視  
一邑之政臨一邑之民若行客之宅邸舍也待旦而去  
固無所惜焉風行雷同寢而成俗良由國家小親民之  
任輕字人之官所致也將拯其弊非聖人孰能制乎宋

天王嗣位之五載親選貢士分甲乙科中甲科者通理  
郡事乙科者專任縣政尊以廷評之位重以使者之車  
縣政有關得以擅革縣人有害得以專易既革且易不  
康何待詩所謂能官人者豈獨美于文王乎清河張詠  
字復之本宅九河間少有奇節釣魚侍膳外讀書無虛  
日秉筆為文落落有三代風今春舉進士一上中選將  
我王命蒞乎崇陽分君之憂使帝心休休乎求民之瘼  
使民心熙熙乎江流之南郡大惟鄂鄂人得賢亦孔之



樂波映鸚洲烟藏鶴樓白雲芳草思古悠悠堂有鳴琴  
足以振穆若之風樽有醇醪足以養浩然之氣維江湯  
湯鑑其襟袖維山峩峩媚其戶牖繪得魴鱸果多橘柚  
吏隱于茲足保無咎且優且游勿為江山羞復之勉旃  
云爾

湖北漕司乖崖堂記

乖崖堂為忠定張公復之作也乖則違衆崖不利物此  
復之自贊其畫像云爾像故在成都仙游閣上或摹寫

置鄂之部刺史聽事後屋壁間迫隘器塵與像弗稱余  
既更諸爽塏并書所以作堂意揭示來者謹按復之名  
詠鄆城人太平興國五年第進士宰崇陽有異政淳化  
初繇浚儀擢使荆湖北路閱三歲召拜樞密直學士尋  
出守成都大中祥符八年卒於淮陽追謚忠定則皇祐  
三年詔也復之姱節景行海內傾屬其居朝廷之日少  
處方面之日多不登相位君子歸譏于時寇平仲王子  
明皆復之同年皆賢者平仲相真宗攘却契丹天下至

今受其賜而復之顧謂澶淵一擲我不能為使復之當  
平仲之任其處此必有道矣玉清昭應宮之役子明不  
能強諫奉天書行事每有愧色復之獨抗疏乞斬丁謂  
以謝天下子明病革真宗擬相復之則復之亡矣使復  
之無恙丁謂何敢肆其奸欺周懷政雷允恭亦安從始  
禍復之嘗譏平仲不學無術或謂復之太過而平仲獨  
心服焉末路低回還秉鈞軸訖與禍會視復之學術寧  
不少愧哉復之本不欲仕希夷子謂當拯民于水火不

宜輒自肥遁復之乃仕攘袂纓冠誠非得已凡所與交  
多方外佚人視棄軒冕猶棄敝屣耳其至大至剛以直  
之氣一生未始少屈至今凜然也畫像服飾悉如隱者  
是殆將乘星戴雲揮斥八極超无友而獨存夫孰敢嚇  
以臭腐拘係之使從乎惟茲江山皆復之舊所經行風  
期神會尚能為余一來舊史恨復之下急躁競此蓋當  
時奴婢小人私謗竊議果不足信要當以宋子京趙閱  
道韓稚圭司馬君實所錄為實上章攝提格則余甲子

眉丹稜李燾仲仁父書

崇陽縣重建北峯亭記

項安世

國家開創之初治體恢洪世論閎曠外以兵畀郡備雖寡而政得立內以民畀縣位雖下而教得行士大夫養氣知道有行已濟時之功小民愿慙從令有尊君親上之俗方是時九河張公以伊管之才解褐赤墀下授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縣見甿有負菜向村者問而撻之曰此情農也土俗以藝茶為生令皆拔去植桑曰人將

權汝此二事付之淺俗必曰行詭政撻無辜民何疑而  
公安為之民安聽之教成俗遷垂利百世豈公與民獨  
得至此識治者必知所自來矣縣之西曰美美亭縣之  
北曰北峯亭皆公游賦之地民舊以西庭祠公隆興二  
年治其前於牯魚鰲移公置北亭上亭久復廢慶元初  
主簿王君田奉公像祠于學六年知縣事任君希夷謂  
祠于學良是然亭乃公答情毗處也敬隆而迹泯士事  
而民勿瞻則公之意其存者有幾乃復亭于此山上摹

公像龕之使來告曰九河公文在方冊行在記錄功在太史至今言淳化咸平者猶以得公為盛况吾縣在窮山中戶不滿四千而其民乃得親受公教令今其在者若雲若昆朝耕白泉之陂暮祝龍岩之谷遺迹隱然與二亭而四可不謂榮乎幸勺我一記俾君姓名與榮其間安世按公以太平興國五年與寇萊公同第進士寇宰巴東公宰崇陽皆在今湖北路至淳化元年公復為荆湖轉運使時猶未分南北計其餘教在民應不減治

杭蜀時今陳師道王得臣書中所記皆止二事則知當時相與怪此然則士之行志豈易事哉蓋嘗聞公之學遠有原緒以太極為本以陰陽為端視天下禍福無足動其心者惟以尊主庇民崇本抑末扶正黜邪為己任其為治務端好惡以新民明賞罰以率下議者以公似諸葛孔明推此類觀之英霸明豁誠庶幾焉然吾視任君操行修嚴而詞見淵邃幹略堪濟而風致遐謐大率揆宜施化量俗立規不為改視易聽之事而民自以不



欺此其作計非襲公明甚願慨然與公相期亭上若出一門是必有可思者又按陳氏書言公問萊時實坐城門王氏則云登喜豐亭見之今亭名小異而事與王合以余觀于張公當以陳說為近未知他人以為何如併書之以告來者嘉定三年正月十九日江陵項安世記

忠定公遺事

公令崇陽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摧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摧茶他縣皆失

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其為絹而北者歲百萬匹其富至今始令下惟通城一鄉不變其後別自為縣民亦貧至今也

公在崇陽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耶笞而遣之

張忠定公守蜀聞萊公大拜曰寇準真宰相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旼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盡者寇準一

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冠布衣交也萊公兄事之忠定嘗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萊公在岐忠定在蜀還不留既別顧萊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萊公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右見談叢

昔忠定張公坐北峯亭視亭上田疇膏腴而無水利稍缺水澤禾多旱損公相視山川原隰高下可決渠川通

流灌溉遂以白泉上源為陂堰水入圃溉田數百頃後  
無復旱傷之憂公決遣多坐此亭視百姓農作勸勤責  
怠故能地無遺利焉

右見圖經

公嘗為崇陽宰又嘗為湖右漕有功在民知植桑織絹  
事有足紀蓋崇民自昔惟以摘山負販為業而不知蠶  
繅機織之勤公至教其拔茶而植之以桑厥後絲帛不  
勝用而民益富饒乃號劇邑然生齒滋衆而溪山峻

險漕運艱阻歲常以支移苗斛為難及公領漕人為請于朝俾以絹代詔下遂為永制迄今稱便

右見通城縣祠堂記令饒伯達撰

故尚書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慎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沈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諍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

右見王文正公遺事

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

衆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  
衆不敢譁或以此事告韓魏公公曰當是時琦亦不敢  
措置

右見塵史

李順王均亂蜀張公鎮成都一日見一卒抱小兒在廊  
下戲小兒忽怒批其父張公見之集衆語曰此方悖逆  
乃自成俗幼已如此况其長成豈不為亂遂令殺之數  
日間又一卒相毆公問之其一乃上名次日遂斬自是

一軍肅然公凡有興作先帖諸縣于民籍中係工匠者具帳申來分為四番役十日滿則罷去夏則卯入午歇一時冬抵莫放各給木札一幘以禦寒工徒皆悅有一瓦匠因雨乞假公判云天晴蓋瓦雨下和泥事雖至微公俱知悉

右見危史

乖崖集附錄